

中国革命斗争史话

红色风暴

第九卷



紅 · 色 風 暴

第 九 卷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集共收三十六篇文章。其中十五篇分別記述了毛主席、刘主席、朱委員長于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的伟大的、卓越的革命活动和一些关于領袖的傳說故事。另外，本集同时发表了两个专訓：一、井冈山畔的革命故乡遂川县人民的革命故事。二、在中央領袖們直接领导下进行过长期斗争的兴国县人民的革命故事。

江西革命斗争故事 紅 色 風 雲 第 九 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01865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6 $\frac{3}{8}$ ·字数：125,000

1960年2月第一版

1960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124

統一书号：10110-226

定价：(6)五角二分

目 录

毛主席教我們发动群众	賴 毅 (5)
在毛主席作“兴国調查”的日子里	溫奉章讲 (15)
向毛主席汇报	李連成讲 (22)
四次見到毛主席	李奎应讲 (23)
我給毛主席当炊事員的时候	刁良清讲 (34)
毛主席夜宿凉亭	黃彬生 (38)
毛主席起的名字	裘之偉 (42)
兩箇鸡蛋	發 豪 (46)
舉灯入	刘遜潜讲 (49)
一件新棉袄	張澤民 (52)
毛主席在茅坪	尹华珍 (54)
毛主席作“寻烏調查”	高宜兰 (56)
怀念少奇同志	文桂生讲 (60)
到广东去找少奇同志	黃品高讲 (63)
朱軍长理发的故事	文萍彦 (71)
朱軍长探訪竹篙洞	張 顯 縣 波 (73)
五次樓夜过达溪	中共遂川县委宣傳部創作組 (76)
一顆子彈繳到九支枪	中共遂川县委宣傳部創作組 (79)
三十年前的生活	中共遂川县委宣傳部創作組 (83)

燈 · 燭 中共遂川縣委宣傳部創作組 (87)

紅軍巧計開白匪 中共遂川縣委宣傳部創作組 (93)

“有我在，就有你在！” 中共遂川縣委宣傳部創作組 (95)

一個小通訊員 中共遂川縣委宣傳部創作組 (102)

一支槍的故事 中共遂川縣委宣傳部創作組 (106)

活捉艾云飞 中共遂川縣委宣傳部創作組 (109)

興國的初期革命鬥爭 陳奇涵 (113)

紅旗第一次插上興國城 中共興國縣委宣傳部 (125)

假醫生 謝益三耕 (129)

一塊傷疤的故事 黃媽媽耕 (137)

毛澤東同志在長崗鄉二三事 沈浮 純金 百靈 (142)

“買牛客” 楊積玉 (146)

死屋重生 王鑑平記 (149)

竹排上的秘密 歐陽斌琳 (156)

吳順古 歐陽斌琳 (161)

一個女游擊隊員的成長 曹嘉忠 黃茂浩 (165)

夜襲分宜城 峯 (173)

毛主席教我們发动羣众

賴一毅

一九二七年底，我們跟随着毛澤东同志到了井岡山地区。

那里没有什么根基，住下来之后，立即要着手建立根据地。毛委员（当时大家对毛泽东同志的称呼）就带着特务连、军官队和一部分伤病员到山上去开辟工作，其余的分成三路，向井冈山附近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茶陵、万安、酃县等地去活动。临行之前，毛委员把我們召集起来讲了話，指示我們：要向群众作宣傳，扩大革命影响，让人民群众知道，我們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并要我們用郭亮同志①的名义出布告，向群众宣傳时也說郭亮还在湖南，是革命军队的团长。

三营全部到湘南去了，一连开往江西遂川、大汾一

①郭亮同志，湖南长沙县人。一九二〇年即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间在湖南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曾任过党湖南省委委员兼工农部长，全省总工会委员长，在湖南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一九二八年一月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同年三月二十九日被害。

帶，我所在的二連和三連一路走，由黨代表宛希先同志和團長陳浩率領，往鄧縣、安仁、茶陵一帶。

一路上，按照毛委員的指示，用郭亮同志的名義，在街頭巷尾到處張貼布告，又用工农革命軍名義張貼“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蔣介石”、“打倒許克祥”、“打倒帝國主義”、“工农革命軍是窮人的軍隊”、“共產黨萬歲”等標語。起初，群眾看到我們這些頸上系着紅布帶的軍人，摸不清我們的來路，不敢出來，後來知道是共產黨的部隊回來了，人們便走出家門，拥到布告、標語下面，看着、念着。

當時白色力量很大，我們兩個連，也只得一百多人，力量單薄，只能一邊走，一邊宣傳。在安仁縣城，我們還打了一個大土豪，沒收了一大堆資財。在茶陵開監放了犯人，臨走把縣衙門點了一把火。就這樣，在幾天時間內，我們穿過了三四個縣城，回到了山區。

雖說只有短短的幾天，但由於當時部隊剛建立不久，紀律松，辦法少，又遠離毛委員的領導，鬧出了不少事情。在安仁縣城打那個大土豪時，沒收了許多資財，按說這些東西應該分給貧苦群眾，可是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考慮怎樣公平合理地分給部隊。

從茶陵回來之後，我們二連住在茨坪。每天吃的是井冈山出產的紅米和南瓜，穿的仍是在修水發的單軍衣。當時，領導上想盡辦法，籌集了一些錢，在山下小集鎮上買了些各種顏色的洋布、棉衣，按照不同的穿着情況，分給各人，自己動手來縫。那時每天出操上課，晚上還有四分

之一的人担任勤務，但比起整日行軍、打仗的生活畢竟要好多了。

十一月下旬，突然接到了出發的命令。

我們走到大井，一、三連也趕到了。這時才聽說毛委員要我們下山去打茶陵。一听又要去打茶陵，大家興奮極了。

當天下午，部隊舉行了會餐，大家飽飽的吃了一頓南瓜燜豬肉。

第二天下午，我們到了大醴。毛委員站在一個山崗子上，和大家頻頻招手。等到整理好隊伍之後，就給我們講話。他首先給我們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指出現在蔣唐軍閥混戰，反動軍隊都拉走了，山下縣城空虛，正是開展革命工作的好機會。接着，他說：“你們馬上就要出發了。我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鬧革命的，”說到這里，毛委員用手指了指大腿，臉帶微笑，詼諧地說：“可是我的腳不跟我革命，這真叫沒辦法。”原來，他的腿上長了瘡，行動不便。

部隊又一次離開毛委員身邊，下山去了。

一路上很順利，打茶陵也沒有遇到對手，一下就占領了。沒幾天就成立起縣人民委員會。這是第一次搞政權工作，也不知怎樣搞法，只好一切都按照舊政府的样子，升堂審案，收稅完糧……

部隊在城裡住下來，仍沿着舊式帶兵的方法，每天除了三操兩訓二点名，站崗放哨以外，什麼政治活動也不做。我們只是把原在茶陵搞過工農運動的少數人找了出來，恢復工會、農民協會，却没有去做發動和組織群眾的工作。

作，有时也打打土豪，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部队的给养，也象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这一段时间，部队乱得很。

在茶陵发生的这些事情，很快传到了山上毛委员那里。他写来指示：立即撤销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派谭震林同志任工农兵政府主席。并指示部队中要加强政治生活。

毛委员的指示下来之后，县政府大衙门的样式去掉了，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工农政权，在茶陵诞生了。

正当人民庆祝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的时候，蒋唐混战也停止了。湖南的敌人第一军吴尚带了一个团，开到了茶陵，企图把我们一举消灭。为了保卫第一个红色政权，我们依据城郊小山迎击敌人。一个上午，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下午，三营也从湘南赶来参战，他们还带来了缴获来的大批子弹。三营参战，更加激励了部队士气，一直打到黄昏，敌人狼狈溃退。我们还缴了两支崭新的步枪。

这一仗，我们虽取得了全胜，但周围敌人仍在陆续增兵，我们便撤回井冈山，住在宁冈县的藤市。

有一天，毛委员又来到我们这里，召集大家讲话。他开头就说：“你们茶陵这一仗，打得很勇敢，打得很好。”听到毛委员称赞我们，谁都高兴得不得了。接着他又说：“你们在茶陵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筹款，这个不好。”

这时，毛委员开始给我们详细地讲解了工农革命军的任务。记得大意是说：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

百姓头上的。現在我們只要見到老百姓笑了笑，就象皇帝开了恩。我們是工农革命軍，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要发动起群众来，一道鬧革命。我們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傳員，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傳我們的主張，組織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們和群众团結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讲到这儿，毛委員停了一下，随即伸出了双手，用右手一个个按着左手指，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軍的三大任务：第一、是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是打土豪筹款子，第三、是向群众宣傳，組織群众，組織革命委员会。

这段話，正指明了我們在茶陵所犯錯誤的老根子。回想起那时候，我們真还不懂得革命軍隊的任务是什么。所以虽說是工农革命軍，实际上和旧軍隊差不多。毛委員的話，象黑夜里的一盞明灯，把前进的道路照得透亮，我們不再象以前那样糊涂了。

在醴市那次講話中，毛委員还向我們宣布了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叫我們严格遵守，誰也不得違犯。

后来，工农革命軍的每个战士都把“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背得滾瓜烂熟，而且还会讲解。連里党支部还把它当作檢查行动的标准。

以后，毛委員集合部队講話的次数更多了，每一次都要給我們談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道理，告訴我們为什么一定要建立根据地，給我們讲解当前的形势、井冈山的地勢、周围群众的生活情形……記得毛委員曾讲过这样一段話，大意是說，过去这个井冈山上，有个土匪头子叫朱

兒子，軍閥和反动政府圍剿了他几十年，总是捉不到他。朱雲子說，他所以站得住脚，只有一条經驗，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委員說：現在我們要改他一句，叫：又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建立根据地，就要常下山去，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

在研解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理的同时，毛委員还經常教給我們发动群众、組織群众的方法。記得他說过：穷人开始时，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東西，我們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資財帶到另一个地方給穷人……

又有一天，毛委員把部队集合起来，和大家說：你們都是从井冈山那边的茶陵来的，現在我們要从这边下去到遂川。那个县里只有很少地方武裝，他們不敢向我們打仗。現在我們一起去。到那里大家都要做群众工作，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

部队随着毛委員下山了，迎着深冬的寒风，走着崎嶇的山路，向遂川挺进。我們的軍装虽已磨損得破烂不堪，然而那些由于失敗而帶來的張惶、不振的情緒早已一扫而光。个个精神抖擞，步伐雄壯，都想到山下轰轰烈烈地干它一番。

队伍經過賣場，来到大坑。这里完全不象我們在山上的时候所想象的集鎮，老百姓都走光了，街道上冷冷落落，偶然碰上一二个人；也尽是些年迈的老头，瞎眼的老婆婆。

按照毛委員長的指示，我們打开了土豪緊鎖的大門。每家都是五光十色，什么都有。光是泡在茶油里的腊肉、

腊鸡、胖鱼和各种各样的油炸果子就是好几大缸。土豪們已經把过年的事安排得妥妥貼貼了。可是，走到穷人家一看，阴暗、潮湿、破烂的房子里，除了床上的一条破席子以外，啥都没有。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每个同志都气鼓鼓的，立即把土豪家搞了个天翻地复，只要能拿的，全部搬出来了。搞到的那些資財，再不象以前那样你爭我搶了，全部送到穷人家里去。

来到遂川，情况和大坑相仿。我們向沒走的老人宣傳，他們多半都不理睬，把財物分給他們，他們搖搖頭、拱拱手，誰都不接受。于是我們就从小处着手，先分一些可吃的东西，因为好吃的东西吃掉就不見了，不怕土豪倒算。以后，我們就从加强宣傳、打破顧慮开始，使留在家里的人靠近我們。

工农革命軍愛护群众的行动，很快傳开来。两三天里，穷人們陆續回来了。我們的宣傳工作繁忙起来。由班、排干部組成小組，分头出去宣傳，每个組都有紅布做的小旗子，旗子上横写着三个大字：宣傳队。紅旗到处，群众圍挤四周，靜听紅軍战士講話。因为我会湖南客家話，小組就常推我出来講。也不知怎么的，一看見站在前面这許多穷人，自己在家受苦的事，一下涌上心头。我高声說：“我在家跟你們一样，受尽了土豪劣紳的压迫剝削，沒命的干活，也吃不饱肚子。我們穷人要翻身，就得打倒土豪劣紳，要分他們的田，要組織起革命委员会来跟他們斗啊！……”这么一講，小組的同志和群众就一起呼一陣口号，然后我們就帶着群众到土豪家里去分东西：用具、衣

臘、谷子，連豬也殺了，切成一塊一塊的分給窮人。窮人們歡天喜地地拍着東西，回到自己家里去。

沒幾天，我們在县城里的局面打开了。毛委員就派我們到郊区去开展工作。在郊区活动了近二十天，时近旧历年关，毛委員从城里傳下指示来，要部队回遂川过年。听需要回城，大家除了打点筹集的物資、款項，还着实地整理了一番軍容。站起队来一看，和剛下山时那副破衣烂衫的样子已是大不相同了。

走的那一天，群众都来送行。時間虽短，却已和群众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

回到城里，只見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家家戶戶挂灯結彩，男女老幼穿得整整齐齐。卖年货的店铺里，更是人流不断。人們发现了我們这一队軍容整齐、容光焕发的工农革命軍战士，一下就圍了上来，象迎接远出归来的亲人一样，問长問短，亲热得很。

各路部队帶着胜利、帶着筹集的物資、款項，陆續回家了。見了面，大家三人一群、五人一伙，談着各地情况，那种兴奋、激动的情緒，只有打了大胜仗的时候才会有。

除夕那天，毛委員宣布放假三天。一、二营每人发給壹块銀元，从茶陵撤出来的二百多人編成的二营，每人发二块銀元。除夕夜里举行了大会餐。我們二連在一个古祠裏摆上一張張方桌，不分軍官士兵，团聚共乐。街上鑼聲、鑼鼓声响成一片，軍民沉浸在欢乐中，整个遂川城灯火輝煌，彻夜不熄。

我們就这样欢欢乐乐地过了第一个胜利年。休息几天之后，除了留下在遂川城和郊区工作的少数部队以外，又分成好几路，下乡去开展全县的工作。

我們这一路，由营长陈毅安同志带着去左安。到了左安又分成几路出发。我們一路走，一路举着宣傳队的紅旗，向群众作宣傳，帶領群众打土豪，分财宝。起初，群众也不敢来，到后来，只要把紅旗一举，后面就汇成一条入的洪流，男女老幼挑着籬筐，扛着扁担，背着口袋，一边走一边招呼路旁的人：“走啊！跟工农革命軍打土豪去！”

在左安，我們为了筹款，并不随便燒毀土豪劣紳的房子，只在他們的門口貼上一張罰款布告：某某是土豪劣紳，平时欺压穷人很重，应当罰款，現在决定罰款××元，限×天交到，迟延不交者，定严惩不貸。土豪劣紳害怕，大都在限期内把錢交出来。也有一些頑固分子，迟延不交，我們就威胁他們：再不交錢，就燒房子。頑固分子也就乖乖地把錢送来了。

为了更好的統一軍事指揮，統一領導开展筹款和发动群众等各項工作，毛委員又規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不分大小都要組織起行动委员会，营里有、連里也有。行动委员会由軍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級干部組成。行动委员会三、五天就要檢查一次工作，将这几天里宣傳、組織了多少群众，打了多少家土豪，沒收和分发多少东西，筹了多少款，工作中的經驗、优缺点等等，以及附近的敌情，都要作詳細汇报，并按級上送直到毛委員那

里。行动委员会检查工作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们杀了土豪的一只猪分给群众，留下了一部分较好的肉和猪肝改善生活，这件事让行动委员会检查出来了，受到了严厉的指责。这以后成了一条纪律：凡是好东西要尽先分给群众，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拿打土豪得来的东西。

遂川全县，在短时期中掀起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贫苦群众起来了，土豪劣绅打倒了，反动政权垮台了，工农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赤卫队、游击队保护着革命胜利果实。

我们从左安回来以后，在城里利用了三、四天时间，毛委员亲自领导着大家，总结了这一段时间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这以后，又分成几路到各地去开展工作了，我们二连这次去的是遂川西北的五斗江。这次出发，每个人都穿上了灰色的新军装，戴上八角形的工人帽，还发给一套白布衬衫袄，连子弹带、干粮袋也换了新的。系在腰上的红布飘带，也换成印有“工农革命军”字样的红布袖章了。

从此，这支人数不多的工农革命武装，在毛委员亲自领导下，在井冈山四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支小小的工农革命武装就像一只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着井冈山四周的广大农村，到处点燃起革命的烽火。

（本文转载自“星火燎原”）

在毛主席作“兴国調查” 的日子里

溫奉亨 讲

毛主席作“兴国調查”的日子，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事情虽然相隔这么久了，但回想起来，始終历历如在眼前。

那是一九三〇年的十月初，兴国成立了苏維埃政府，农民分到了土地，紅軍第一方面軍从长沙回到了江西，打开了吉安，进入了袁水流域。

这个时候，我正代理紅軍后备队第八連的連长。在上級的命令下，我們八个連的队伍，从兴国出发，浩浩蕩蕩地向峡江县的罗坊开拔。

我們的战士中許多人还是第一次出县，一路上大家精神飽滿，兴高采烈。我們一連走了几天，才在一天天黑时到了罗坊街。那儿有一条呼呼奔流的大江，地方很不錯，街上长着許多高大的樟树。我們找好房子，就在街上駐紮了下来。

第二天，老乡們还没吃早飯，我正在和一个同志談話时，突然在我面前出現一个驚黑的青年軍人，問：“哪

位是溫連長？”

“我就是溫率章，八連連長。”我回答說。他對我敬了個禮，說：“毛主席叫你和指導員去談話！”我一听真高興，立即隨着那個傳令兵走了。

走上一條街巷，就看見一家店門口挂着一面兩丈寬的、上面有鐮刀斧頭的太紅旗。一看，我就知道，毛主席准是住在这家店里。我走上了大板梯，拐個彎子就走進了一個大房間。里面光綫很亮，但沒有什麼擺設，只有一張抽屜桌，桌上擺着報紙、書籍等，壁上挂着水壺和步槍，角上鋪着一張簡單的軍床。我們進去時，一位身穿灰色軍服、腳上纏着綁帶、身材高大的人正坐在床上聚精會神地看着幾張“紅色中華報”。跟在我后面的傅濟庭，在背後扯了扯我的衣角，表示慢點過去，以免打擾了他。可是毛主席立刻就看到我們了，他忙把報紙放在床上，站起來和顏悅色地招呼我們“坐下”。接着毛主席又遞紙烟給我們。我們都說：“不會抽烟。”

接着，他問了我們的名字、住址、軍隊住宿情況等，後，又說：

“你帶來的是後備隊，還是補充隊，來了多少人？”

我說：“來了八個連，都是後備隊，不是補充隊！”

毛主席望了我們一眼說：“可能縣里沒有看清通知，我們要調的是補充隊，現在你們把後備隊調來了。要把他們送回去的話，不是浪費公家的伙食嗎？”

經毛主席這麼一說，我的臉一下紅了，只好實說：

“我們沒有看到通知，是縣指導員呂德賢叫我們帶來